

寻访荣成“另类秀才”的家族变迁

一场“盐官司”荫及几代人

文/片 本报记者 高洪超

核
心
提
示

9月9日,本报以《荣成“另类秀才”与他的“盐官司”》报道了清朝咸丰年间成山头脚下卧龙村的“另类秀才”李廷爵挑头,为捍卫成山头一带渔民越界关东购买大粒鱼盐的权利,越级起诉荣成知县且最终胜诉的典故。本文将着重披露当年成山头渔民自然权利的形成原因、李廷爵本人以及他打赢那场鱼盐官司后的家族变迁。



今年71岁的李焯城是李廷爵的5世孙,从他身上也许可以看到李廷爵的影子。

2010年8月12日午后,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荣成大地。荣成市成山镇卧龙村东那座突兀高矗的山就是著名的旅游胜地——成山头。在村街中穿行,辗转找

到了卧龙村社区居委会,一位邱姓工作人员安排70岁的村民李长城带记者去找见过世面的村民李钦炜。

74岁的李钦炜耳聪目明,身板硬朗,1956年到1994

年一直在龙须岛渔队、龙须岛渔业公司做渔工。扳着手指头,与李长城对证着,李钦炜讲述了李廷爵的大体身世,但他一再强调“那是传说下来的,并不一定都对”。

走京越诉,靠的不仅是热血

李廷爵兄弟三人,老大廷勇,老三廷贤,李廷爵是老二。到李廷爵的父亲李时纯时,李家并不富裕,时纯靠在海边拉海草晾晒后出售,李廷爵母亲拉小海,养家糊口,供李廷爵上私塾,关于廷爵的成长、身世,两个老人的回忆仅限于此。

李廷爵能坚持7年和满清荣成县政府打官司,

李钦炜认为,除了他是个秀才,能识文断字,关键是在北京有亲戚开中药铺,有门路。清朝中后期,以成山头为中心的老荣成居民到北京谋生,从事挑水等行当,甚至进全聚德烤鸭店当伙计,一人进京,呼朋唤友,成为一种社会现象,也因此在北京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。

从卧龙村走到北京城,需一个月。李钦炜说,李廷爵“走京”上告不是独自一人,他带了自己的侄子李厚京,那是三弟李廷贤的儿子。他也不是蒙着头,光靠一腔热血进京,而是带了很多银子,前前后后跑了两趟,第一趟没有成功,第二次才找对门路,才启动了案子的提审程序。

用关东盐,李氏后裔说理由

当年祖先为什么非要用东北大粒盐腌鱼,非要打这个官司,结合自身经历,李钦炜、李长城能给出更具体的理由。

在1971年冷库出现在荣成之前,腌鱼用滩晒大粒盐是胶东渔业的习俗,这是渔民数百年的生产经验总结。李钦炜、李长城都见过腌鱼池子,那是和李廷爵时代一脉相承的。各家择地开挖长方形土坑,用本地产的点红花岗岩石块砌壁、铺底,用俗称小白灰的三合土弥缝。池子砌修完毕,再在池子之上盖一栋足以遮蔽腌鱼池子

的房子,最大的腌鱼池能容下7万斤。如此大规模地用盐,若用本地煎盐,不管口味如何,仅从经济角度考虑,就用不起。

1956年到1994年,李钦炜在龙须岛渔队、渔业公司做过38年的渔工,食盐腌鱼、冷库冻鱼两种储鱼方式都经历过。李钦炜的结论是,滩晒大粒盐腌制出来的鱼更好吃,而煎盐不行;其次,晒盐比煎盐成本低,更适合大批量使用。

为什么两种盐存在这种差别,两个老人笼统地分析,滩晒过程中,海水和盐池泥

底子接触,泥土中的金属或非金属物质会随着食盐结晶析出,成为滩晒大粒盐的成分之一,而加热盐灶煎熬海水,结晶过程单纯,因此,无论是食用还是腌鱼,两种盐的效果就有好孬之分。荣成本地产盐,为什么150多年前的李廷爵他们腌制咸鱼非要到关东购买大粒盐呢?李钦炜分析:那时荣成本地没有滩晒盐,只有煎盐。

到李钦炜那个时代,32公里外的泊于盐滩村已能出产滩晒盐,成山头渔民无需再去关东买滩晒大粒盐了。

竖起三对大旗杆

李廷爵的这场官司不仅让登州渔民的生产走出了灰色地带,而且给自己家族带来了无上荣光和实际利益。李钦炜介绍,廷爵赢了官司后,不仅带回一道黄绸布的皇封诰命,还带回不少金银,开始置地、建房、做买卖,在家庙祠堂门口、李宅大门口、村西北祖坟地,他竖起了三对不挂旗的高大旗杆,以壮声势。

8月14日,在卧龙村中央,一进三间正房,两间耳房的李家祠堂早已破败不堪,没了门窗,屋顶坍塌,院内、屋顶杂草丛生,但门前右手处,一尊边长60厘米、厚30多厘米的方形圆孔旗鼓石异常醒目,圆孔直径约20厘米,当年旗杆的高度可以想象。当年廷爵竖立了三对6尊旗鼓石,如今只剩下了这一尊。破败的家庙前方,是李廷爵居

住过的地方,如今原貌荡然无存。70岁的李长城回忆,他记事时曾在此见过李家大门的高大台阶,也见过那对旗鼓石,随着分家,李家大院被分隔,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建房潮则彻底打破了李家老宅的面貌、格局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李廷爵赢得官司后,他的儿子李昭京当上了今天即墨金口盐场的盐官,虽然品秩不高,但那是垄断行业的最上游,应是一个肥缺,1949年前,成山下最有名的万顺渔行就是李昭京出资牵头创办的。甲午战争期间的1895年1月,日本第二军登陆后,第二军司令陆军大将大山岩于25日进驻大西庄,大山岩住进万顺渔行,以渔行作为第二军临时指挥部,这时的渔行老板正是李廷爵的孙子李云鹭。

神秘的皇封诰命

关于那道黄绸布的皇封诰命,李钦炜、李长城,甚至包括李廷爵的直系后人李焯城都亲眼见过。李钦炜回忆说,1949年前后,每逢过节,这道黄布包裹的诰命会被村民李跃城供奉在自家正屋,接受村民观瞻,但绝不会轻易展开。当上龙须岛渔队书记后,李跃城又把这道诰命拿到了渔队办公室。71岁的村民李焯城是李廷爵的5世孙、李跃城的堂弟,他亲眼见过那道“一面满文、一面汉

字,黄绸布做的”皇封诰命。

李廷爵墓地原在卧龙村西北,现在是一片红瓦房居民区。1958年平整土地,李廷爵的坟墓消失了,他儿子昭京的坟墓搬迁至成山头高地西麓,墓碑尚存。在那个中国人拖着一条大辫子的时代,李廷爵这个另类秀才堪称不世出的“公利卫士”,他捍卫的“公利”具体而切近,远比抽象的“公益”更攸关普罗大众的生存,因此,实在不应该被忘记。



破败的祠堂前,这个方形圆孔的石构件是李廷爵设置的旗墩石。